

宋史紀事本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兩朝內禪 李宗光宗附宗廟儀殿錄附

李宗宣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救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辨謂宰臣王淮等曰嘗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

光通鑑所載甚詳准對曰嘗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停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

所以讓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違易月之令可令有司

討論儀制以聞九表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姜事禮官顏師魯等奏曰

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禮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宣宗至欽宗聖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讓者不過

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袁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嘗繼徽宗

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禘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議上議如初

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

爲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自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

布中袍視事於延禧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視如初因謂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九表言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丙寅歲次子辭帝決

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禘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禱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禘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九筵行禮

三月庚子上天行太上皇諡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

功請用濬配享不聽丙寅權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慶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

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祠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

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禘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禱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上意勿復

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

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

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

爲重華宮二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爲壽聖皇帝皇

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大赦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適之女也道帥湖北

用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濬配享不聽丙寅權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慶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祠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禘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禱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上意勿復有請

帝欲終喪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濬配享不聽丙寅權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慶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祠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禘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禱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上意勿復有請

帝宗正李璣爲立子

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非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性悍妬嘗詆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帝朝壽皇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勝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皇后親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皇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洗手宮中視宮人手足悅之他日遣人送食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

帝朝壽皇

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益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

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卯帝有疾不視朝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長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草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

帝疾稍愈

未史紀野本末

卷八十一

一

或謂李后

甚眾至有扣頭引繩號泣而諫者帝為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

謂點等詩

尚書羅點給事中九表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親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望心拳拳不可知特

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答不降免到宮之言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虛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

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頤可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謂停重華

寮諫但能仗父子之義壽皇人主至於疑間之梗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後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或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

命變與負罪引恩以謝壽皇使父子權然宗社有永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謂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八人

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會當制學士申論上意

汝汝愚

情

李后賜衣

朝禮

朝禮

朝禮

朝禮

朝禮

朝禮

朝禮

陳傳良不
首章陳
神班中

倪思廉
氏會齊侯
於陳以與
孫氏

實錄詳錄
編年

謹是不豫
羅點彭瑞
年等請帝
間疾不報

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治政二十有八年之間，甯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為第一。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變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為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憤，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斬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遣。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季后寢與政，思進講義，氏會齊侯於陳，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麤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諱直如此，吾豈不逮也。上怒。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思出知紹興府。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王府翊善謝奕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事駕不過宮間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者，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夏四月，壽皇疾浸革。宰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武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對曰：陛下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伏地，挾血流涕。帝曰：素知卿忠，直欲言，龜年奏。

龜年癸亥
今嘉王詣
重華宮問
疾

壽皇崩
壽皇等請
帝詣重華
宮行禮不
報嘉王等
議以太后
暫情

莫適勸諭
正許立嘉
王
改葬歸太
皇太后旨
皇位嘉王
王稱而進

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五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敕書少監孫遵旨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舞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題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褰紗羅點進，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宵殿，內侍關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閣門事韓億、傅旨、宦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傅旨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宮，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諫，然引褻亦故事也，帝曰：引褻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宰執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莫襄、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割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尺不出，大宗正丞李天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迕，况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乘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權弓曰：成人有見死不爲喪者，聞子皇將爲成室，遂爲衰，成人曰：見則死，而子皇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皇之來，方爲制服，乃子皇爲之非爲兒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議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四

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璠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僚恭詣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駭動，爲社稷憂之，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兩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建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爲書，正敵國體，滅去歲幣，以定讐奸，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設謀，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无愧矣。

己巳，尊壽皇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丁未，莫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恭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作小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澗，追愼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稱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

孫逢吉等
議親孝宗
乞別求吉

皇太后崩
先宗崩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竊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殿頒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選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燕官也 乙卯禮孝宗於永阜陵先是紹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盛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壽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帝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八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

史臣曰光幼有令聞譽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弊核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悍始開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張洵曰光宗悼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愷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老親位父之愛子自謂堯舜授受處過矣未幾過宮禮闈遊布天下帝卽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誓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聘聘爲帝妃嫉妬多過事命制夫實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常情走訴上皇下詔廢殿夫婦正而父子相害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百大逆之名始望其爲人君後竟不能爲人子予竊怪之

宋史紀事本末

第八十一

唐肅宗靈武卽位進復東京迎玄宗居興慶宮起居無間張后與李輔國比迫遷西內驚憂成疾肅宗遂絕朝請玄宗不得其死夫親莫若父尊莫若天子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禍俯仰絲人僕隸婦女間親其命黃泉大陰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變也光宗于李后始而愛既而畏愛而至于忘親畏而至于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調家廟使臣鄒從訓等推恩者一百八十八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武曌立武氏七廟偏殺唐子孫后卽無其才不幸而有其心矣度帝當日疾病昏昏苟一念至甯不知壽皇當朝骨婦當去然以畏后而成疾以疾深而遠父既慙盈庭之痛哭又慮在席之鷹鷂宮車雖駕一身莫由古來逆親之人大都畏內之人王者齊民同一轡爾玄宗內嬖宦卿帥百僚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臣蓬州長史舉朝卒無言者紹熙諸臣環官叫呼事成廢立或譏過激豈實應寒蟬反置于號泣三讓乎人倫所係力爭者卽爲臣子坐視者卽爲亂賊帝疾或不可起逆名必不可居禪六年而帝始崩帝果病乎又不如肅宗之聞變心悸繼太上而速死也

韓侂胄專政

光宗立韓
被選入宮
能順適兩
宮意遂歸
嘉王邸至
是立為后
己以趙汝
愚兼權參
知政事汝
愚首裁抑
僥倖收召
四方知名
之士中外
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
留正世都
堂活事趙
汝愚乞免
兼參知政
事乃拜右
丞相汝愚
辭曰同姓
之卿不幸
處君臣之
變敢言功
乎戊寅加
殿前都指
揮使郭某
為武軍節
度使辛巳
以趙汝愚
為樞密使
壬午以韓
侂胄為汝
州防禦使
初侂胄欲
推定策功
意遂節節
汝愚曰吾
宗臣汝
外戚也豈
可言功惟
爪牙之臣
則當推賞
乃加果節
節但遷侂
胄防禦使
侂胄大失
望然以傳
達詔旨浸
見親幸時
乘間竊弄
威福知臨
安府徐詠
告汝愚曰
侂胄畏時
必為國患
宜餉其欲
而遠之不
聽汝愚欲
推棄適之
功適辭曰
國危效忠
職也適何
功之有及
聞侂胄欲
望與知閣
劉弼言於
汝愚曰侂
胄所望不
過節鉞宜
與之不從
適嘆曰禍
自此始矣
遂力求補
外八月丙
辰內批罷
左丞相留
正時韓侂
胄浸謀預
政數詣都
堂正使省
吏諛之曰
此非知閣
日往來之
地侂胄怒
而退會正
與汝愚議
山陵不合
侂胄因間
之於帝遂
以手詔罷
正出知建
康府以趙
汝愚為右
丞相留正
其事怒韓
侂胄不以
告及來謂
因不見之
侂胄愾愾
羅點曰公
誤矣汝愚
悟乃見之
侂胄終不
懌九月壬
申以京匱
金書樞密

韓胄以內
批罷留正

莫盛怒汝
愚不與方
而侂胄引
以自助

黃度將諫
侂胄內批
罷之

內批罷朱
嘉游相池
論退之不
報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院事初帝欲除韓侂胄趙汝愚謂人曰露望輕資豈可當此方面錢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錢時已變素守寧檢附和視正士如仇鬻衣冠之禍自自此始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石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敬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事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編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強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吳郡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諫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宰相諫官諫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熹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社稷為相常積內降十數討還今宰相不敢封劾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豈不報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選一官侂胄意不滿意乃止選一

彭龜年
詔龜年除
帝初兩罷
之不吳遂
龜龜年而
進使曹

深賜曹劾
詔龜年
詔龜年
詔龜年

僞曹德京
僞計他李
沐奏罷汝
愚併及徐
詔龜年

呂銀像劫
僞曹德京
詔龜年

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遷都承旨。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小人。雖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騭進曰：閣門去，經廷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那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尙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待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罷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論，同奏：龜年除職，與那侂胄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界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傳良罷之。己巳，陳騭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宗鏡參知政事，鄭僎同知樞密院事，陳騭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宗鏡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尙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階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陞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甯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汝愚而難其名，謀於宗鏡曰：彼宗姓也，諷以謀免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節，薄重寄，乞令奉祠思愆，而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澗草制，謂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頑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端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韓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侮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視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難聞，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詎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仲夏四月丁巳，天府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怒曰：呂丞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

禮宏中等
上書說實
李沐章顯
李祥楊簡
並斥漢地
曆號六君
子

初蘇橫奏
汝愚十不
過違京水
州

汝愚至衡
州爲錄
汝愚卒
汝愚卒
汝愚卒

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言諫不敢深論，給言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望耳。比者周之道路，左右贊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特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彈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復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愛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寥寥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遂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驥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遂已。從寬。會檢論，誰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超出上意，尋改吉州。庚申，太學生楊宏中等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蔽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三

安安，乃有異意乎？願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群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寬沐以謝天下，還群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驥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爲六君子。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節度使。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害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紉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投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誦汝愚當遣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謙端當制，適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銜守錢登，承侂胄風旨，督尋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計間，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曰：繼還復官之命，汝愚當夢宗授以湯鼎，責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謫者遂以爲罪云。秋七月，量律流入呂祖儉等於內，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評及簡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事仇嘗尚

捕獲鐘烟
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事仇嘗委

便嘗從京
嚴等皆使
表通極告
政議極告
政議極告
政議極告
政議極告
政議極告
政議極告
政議極告

便嘗愛陳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強其飲

自祖泰詩
加周必大
現松陳
秀行秋配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詔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遇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屢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聞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聞未及開遂俯伏而入當時有由寶命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是月以趙師鐸爲工部侍郎師鐸聞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鐸最後至出小合口顧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怒迺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鐸聞之亟而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選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聲遙視之乃師鐸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而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連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迎諷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資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職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彞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陷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鐵劉德秀實主其謀侂胄取錄實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二官而提運進義副尉

宋史紀事本末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僞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饗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踏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滯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即改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九月甲子蔡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說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拊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君兄也至是祖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誅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廩後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猶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關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官爲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謗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秘與祖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韓侂胄

秦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雖不殺，猶當杖脊黜而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諱亦以爲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盛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嚴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降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意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自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加韓侂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認爲辭，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似辛、奕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斯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童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剗授之。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五

惟所欲爲，宰執不與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二三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不攔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賄賂，仕進于請，必許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仇。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旦爲叔，羣吏達祖爲兄，侂胄姦克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擊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外省，權震宇內，當擊山爲沼，下殿大廟，出入宮闈，無度者宗。嗜善善思政之所便，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咸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奏詔，以元望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視，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鐸乞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輒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僮妾極矣。

張洵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不若蔡京悖，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極黨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首。豈在博陞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

張洵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不若蔡京悖，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極黨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首。豈在博陞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

張洵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不若蔡京悖，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極黨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首。豈在博陞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

張洵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不若蔡京悖，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極黨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首。豈在博陞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

張洵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不若蔡京悖，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極黨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首。豈在博陞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

張洵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不若蔡京悖，不若秦檜而。王津園之極黨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首。豈在博陞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

敏。汝愚不察其奸。愷而不與。夫內陽外陰爲泰。內陰外陽爲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間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竇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于朱瑾。何進案捕中官。張讓一入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威。總權中外。而宮禁防閑。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愚熟識古今。實不知鑒。侂冑凶人。斬其節使。反使居內。得傳導詔旨。親幸繇權。徐誼葉適。久知爲患。慶元一綱。所必然也。蔡京忠言者。議已。而徽宗御筆手詔。劉敞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和。勾龍知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覺祖之。而邪黨始盛。僞學姓名。卽元祐之黨碑。蔡連告密。卽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孚。猶之南海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劾侂冑而去國。吳玘曰。帝無固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言。罷之易耳。熹泰二年京鏜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罷。侂冑遂弛黨禁。夫實宗本無任侂冑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冑本無經正入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爲五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侂冑反假后爲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節鉞而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曷止乎。

魏德寶謀
立恭世功
名

追討岳飛
為鄂王
鄂岳謀用
飛得鄂

金主浚命
僕散揆會
兵於汴

田俊過誘
廉貴等為
間金遣罷
河南宣撫
司

金主浚
僕散揆
廉貴等
間金遣
罷河南
宣撫司

北伐更鼎

卷八十三

宣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權輿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俟後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樞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玠練兵西蜀既而安 equal 尋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用侂胄大喜會鄭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其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屬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日周贊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甯五月金主璪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者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探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過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慮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長贖不敢去備且兵宋史紀事本末

皆曰自襄糧糴窮蹙饑疾死者甚眾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璪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環口南北和好四十餘年兵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日景俊還金主璪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任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以邱雷為江淮宣撫使雷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雷雷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詭貪進之人攬臂以僥倖萬一宜收兵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雷宣撫江淮雷手書力諭金人未必有意啟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敵事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負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交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假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耶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終穆金間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鄆復命僕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廢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韓琦琦凡朱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復襄信縣五月辛巳陳孝先復虹縣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襄信題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壁草詔下伐金

僕散揆
廉貴等
間金遣
罷河南
宣撫司
金主浚
僕散揆
廉貴等
間金遣
罷河南
宣撫司
僕散揆
廉貴等
間金遣
罷河南
宣撫司
僕散揆
廉貴等
間金遣
罷河南
宣撫司

自李璣
討金

李璣
統兵

州
僱

大節等
金僕散
分兵九道
南下

不
不

何汝勳等
謀定江表
大驚

何汝勳等
密謀解
密謀解
密謀解

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蘇茲醜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谿

擊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劍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黠滔行季之繼遣復被詞

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

義之心為人人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英邁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與

侂冑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特其章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甲午郭侂冑郭倬

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六月甲寅鄧友龍

罷以印審為兩淮宣撫使韓侂冑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都署諸將悉以三番

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冑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宣明蘇師且周筠等憤師之姦正

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一萬一金人

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

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秋七月韓侂冑既專師始覺為蘇師且所誤召李璣飲酒酣語及剛

且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視之因極言師且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謬非竄論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

之翌日罷師且籍其家尋除名留州安置八月丙子金僕散撥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鎮壽完

顏匡兵一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

宋史記事本末

卷八十三

出陳倉蒲察員兵一萬出成紀完顏顏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顏兵五千出來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印審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

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察密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乘淮則與敵共

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綱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

陽招撫使趙清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

八疊灘可涉即遣輿車驅揚兵下寨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勳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聚屯花橋以備之揆乃

遣寨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

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五梁河以控宣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陣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瑜亟具舟

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時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謂者自謂瑜五世孫揆遣

之渡淮印審獲之話所以來之故元謂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和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

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師俾扣其質元謂既回密得金行省文字以

聞於朝朝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說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

遣陳壁老充使持書於揆願議和息兵揆因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

日郭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貶職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即且等豈肯擅事文還

感其忠節
取金人

促曾慈親
邱蔚

要適乞兼
節制江左

史海遺蹟
誅仇實錄
身力受之

宿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尙使一統軍守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縋濠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獨立成行，味爽鳴鼓，金人驚視，或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再遇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糞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伴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一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敵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邱蔚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宗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爲首謀，若移書官督免擊衝，侂胄大怒，罷密。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邇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爲盡法度。是月，金棧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擢卒。夏四月，以方信儒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嘗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儒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命，信儒曰：聞贊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侂胄默然，信儒遂持張巖書以行。九月，眨方信儒官，初信儒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獄刃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儒曰：反俘歸幣可也，誠送首謀，自古無之，稱濠州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宋史記事本末

卷八十三

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儒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宋，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儒辨對不少，屢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儒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儒持國書草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儒至汴，宗浩怒，信儒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戮戮繫錮之語，信儒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儒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儒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閒，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茲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十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儒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儒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師銀，五不敢言，侂胄因問之，信儒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儒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儒三使金帥，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然已有成說，及欲收再遣使，願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稱薦，乃命稱樞密右司郎中，持書北行，稱王倫之孫也，辛卯，以趙潛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清鎮江淮，而罷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百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備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其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旨，以錢象祖當諫，用兵

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即呵止之擁至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傷侂胄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吾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去丁丑貶自強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且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議大夫葉時請梟侂胄於兩淮不報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諡已丑王棟自金軍還初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侄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賈蘇師且等候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面具以棟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部府諭以誅韓侂胄事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棟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樞倫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竊先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界金之事遂以侂胄及蘇師且首付王棟送金師以易淮陝地六月王棟以韓侂胄蘇師且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緡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遂用每於此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三

取之九月辛丑金遣完顏偁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張漣曰韓侂胄自慶元用事驕橫數年怨流天下忽開邊釁傳首敵國後世快之頗勢有難易邀功念切其罪未若秦檜之甚也賊擒叛國主和劫制府王文武忠義一時勦絕侂胄起而反之封岳飛以勦諸將秦檜以申義討誅其心者曰子壹之師師原其罪者曰股浩之北伐苟使成功王津無殛南山之罪猶可贖也乃賊槍專政二十餘年割地稱臣及頌功德家建一德格心之閣朝賦秦城王氣之詩勢同新莽禮極榮哀傳歷三朝守其說者如湯思退沈汝舟侯高史浩之徒方持不變謂和議得相有福無禍也物極而變侂胄乃起輕銳用兵身家破滅遠近訕笑豈意敵仇可忘中原當棄乎矣典之際賊將如雲偏裨幕府皆號虎臣自檢當國人材迭盡孝宗習射殿庭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膺四顧莫應再更光霽粗和墮戰土氣益衰侂胄秉政忠力屏放諂諂側肩蘇師且筆東進身程松獻差求寵咸建牙伐鼓經略四方以非常之功責賈取之賤無不敗也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弄權八關十六子雜杏進用當日建白頗多善政而奔競熏灼神人怨怒不久即敗侂胄何人敢譏恢復乎彼始附成庸後絲蔡淑託根二后震耀宮府楊后既立內不相容始懼而謀立功國家大事公心圖之尙慮不濟以私求勝其誰聽焉燕然之銘不及竄意而北景之誅下同梁冀名雖陷于封疆禍實種于內戚彼蓋日與死隣而不悟也或謂天假佑宋高宗之世不生賊槍而生侂胄佐以諸將和議不成還二聖復兩京猶有望乎而又恐小人道同逢君一術以侂胄處紹

興未必不欣然主和也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三

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終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邱喬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置正節制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富在陞陸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喬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張詠代挺以魏子巖帶御器械

甯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為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隆至興州因證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吳挺卒趙汝愚副帥吳時棟自強韓侂胄得神虎軍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與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圖策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讓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夏四月丁丑吳曦叛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魏德遠漢於金求封蜀王

既得志與其從弟明及徐景望趙富光修之董鎮其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陟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叛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嘗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端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許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因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時興州都統制母恩以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蓋關之成金人由板關谷逸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關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為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理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軍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燦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賜受金封王翼楊燦之抗說不聽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救於曦曦給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札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

守松開金
兵至而遁

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開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贛句賊稱贛為蜀王
贛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詎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
始獲保頭顱矣

譚自體顯
壬召安丙
用事楊震
件不風死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贛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夔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贛即興州為行宮
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劾逐左祗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為統帥
遣祿祚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誓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
輿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從從事耶銀罕之從贛在河池嘗夢贛禱神祠
以銀盃為珍飾之神起立謂贛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贛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
足能辦此輩之冤心異其事具以語贛贛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說
為贛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去秦自髡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
去二月己未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贛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贛必反帝意輔能誅贛乃密詔授
輔制置使許以便官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
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贛機即當還書謂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
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故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械變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
酒飯飯囊不明大義倫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四 二一

楊巨源李
好義謀討
臨幸安丙

之理此非贛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贛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
驅民而為叛也且贛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
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智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
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數天同為叛
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
不發贛移輔知遂甯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杵乘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贛乃
陰與贛將張林朱邦甫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
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
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
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贛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
贛死後若無威望者難辦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
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其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厭厥既昧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主乃甘夷
虜之臣那有常刑罪在不赦 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
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抗拒者夷其族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械而走巨源持詔
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贛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贛頰贛反撲貴仆於地好義呼呼王換斧其腰

丙戌四川
宣撫使

驩始維書，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寅。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驩平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驩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橫暴，贊軍軍，丙陳驩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驩首及違制法物與驩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驩僮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元虎高琪奉册於驩，未至而驩已誅矣。先是，驩僞嘗聞驩反，大懼與驩書，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節，節聞詔，召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伍貴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驩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驩誅。丙聞，朝廷大喜，驩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驩妻子，家屬徙蠻南寧驩父班官爵，遷驩祖璘子孫出蜀，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驩未叛時，嘗殺獵塞上一日夜歸，而鼓篋奏，驛載雜襲，驩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踰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安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三月丁丑，斬僞四川州州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壬寅，運賵程松，置州安置。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驩死賊破，廢矣。關外西州，相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因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求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拜好義，驩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鞏，以塞制，准寇言無可勸，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

好義，時
寇散關

宋史記事本末

卷八十四

楊輔安丙
不許

忠銳傲其遠，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借朱邦甫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突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於朝。丁卯，楊輔還，以吳玠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吳召輔赴關，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聚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玠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勸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號痛如私親，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曰：兒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六月，安丙移楊巨源，初吳玠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爲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爲首，賞則獨後一人，及獎諭詔書至興州，巨源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爲啓以謝丙曰：飛矢以柳城深窳，得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恩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

王喜爲節
度使巨源
不平，因使
獎世顯

謀亂，丙令王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盟于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符校樊世顯拔刀取其頭，不絕者斷之，遂以巨源自瘞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洵，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

變，請以劉甲代之。

熈寧二年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張洎曰：蜀漢，波而鄧艾，因關中定，而王鎮惡，誅吳驥平，而李好義，楊巨源死三者，皆不平之大者也。

楊輔請以
劉甲代丙

艾死於鍾會鍾惡死於沈田子同在軍中忌功賊寇旋受誅夷報施如響獨安丙殺巨源當世考終
沒有美諡天道竟安在哉驥儼不軌丙父知之韓伍曹開邊驥以賂還蜀丙言可憂者十願其兇狡
跋扈不能禁也巨源倘儼不遇僅典倉官好義弱冠從軍位止州將身無方鎗之寄君無推轂之令
號眺倡義直走僞宮欲頭批胸須臾亂定丙時尚陰陽驥側瞞顧盼囚人成事獲居首功有人心
者平原謝毛遂淮陰下左車可耳奪其功而殺其人智且出王渾下則何爲乎吳氏忠孝承家三世
鑽蜀驥年四十有六忽發狂惑諸母涕罵族子不平悖逆寡助亡可立程然程松懼走金人合盟宿
將挺戈南北震動圖之稍緩卽爲劉豫丙雖夢符神琰而持詔乘馬策非已出此巨源之死所以悲
歌劍外也賊驥既誅四州漸復徐取秦隴牽制淮寇亦百世一時而丙棄不用散關之失斬孫忠銳
以自解忠銳不服也王喜貪淫很復爲驥大將丙不諫之縱其毒殺好義委任如故好義陰歷劉昌
國時魂魄能不恨丙乎丙不哀好義勢必殺巨源兩賢之死蓋丙志也李翰傳張巡而睢陽節著李
瑛傳巨源而西蜀功顯國家之賞罰混然後文人之公論明奈何國史於丙猶有恕辭也

蒙古侵金

可掃溫殿
木克希密
于幹難河

甯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撻溫鐵木真稱帝于幹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兀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遣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眞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徵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幹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鐵木真爲察兀魯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孩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沱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落慈惠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之源卽位建九旂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五

眞金主不許
鐵木真滅
乃蠻

眞主安全
納女請降
于蒙古

金主濟
立蒙古主
見說略而
不詳

之金主不許鐵木真問而憾之鐵木真既卽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刺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璵平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卽唐之高昌也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盡去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爲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面而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書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締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是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覺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新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梁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

蒙古主遣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其子復攻

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遁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尤赤察台、台窩滿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朔寧等州，由是金德與宏州昌平懷來、緜山、豐潤、密雲、撫寧、集甯、東過平、驪南、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柘代，皆降于蒙古。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詔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為後援，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種兒嶺，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宣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至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尤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咸平、降兵馬總管，將士以其謂輕，由是益不用命。十一月，金徒單銳初為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日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上言曰：「自國家與鞏祖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庶，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燾曰：「如此是自贖疆土也。」金主從燾謀，燾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五

胡沙虎不悅。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尙書省曰：「鞏祖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萬萬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城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剌圖馬復擁權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城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六年五月，金主允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順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謀反，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鞏祖至此，關已絕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乙兒等約

紇石烈胡沙虎乘西京金主不備
金主欲討虎虎十五罪
罷之
金主復用胡沙虎
胡沙虎作亂殺徒單

南平等道

賦金主徒

風撼動立

昇王珂

死守壁

鄧夫人以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水成高梁

戰敵到來

功行賞

成金非高

反敵初沙

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爾乎！」御侍當思自脫，

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爾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雖不以死報，反為逆盜擊奪璽耶！我死，必璽必不與，遂暎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璽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膝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淳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元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緡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收邊遠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迫廢尤濟為東海郡侯，後復遣衛王，諱曰紹，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僅戶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濟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選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濟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弘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飲斂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五

三

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弘軍入中

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壇欲走，衣絀墜而傷，敗軍七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時蒙古大華黎統兵侵

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曰：「吾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薊州，十一

月，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材漢軍四十六都統，并繼戰兵為三道，命其子朮

赤察台窩淵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權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

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濱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漢清滄

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脣諸路之兵，皆會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

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

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靡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惟大名

真定青鄆祁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

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今還軍，汝不能騎，即以我諸將

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繼韃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完顏承麟
乃以故主
九洑女與
蒙主

金主珣
漢洋

金主真
忽魯
忽魯

金主完
子守中都
顯而君還

完發成以
北
古

李英等敗
中都

承輝死
其孫
南奔東都
入東都

金主不
顯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敗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遣軍更為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輝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
三千與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古既和赦其國內五月金主珣
以國營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丞相徒單鑑諫曰鑿夷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議
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而以為後
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輝左丞相孫德懌奉太子守忠置守中都遂與六
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欺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
鄉命衛術扎軍元給錫馬悉復還官扎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師素溫而推析答涉洩札刺兒三人為
帥北還完顏承輝聞變以兵阻盧溝析答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析答合其兵圍
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兀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
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陲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
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九月蒙古將木華黎
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千萬禦於花道敗還奧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
寅答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越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漸也先曰北京
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晉也兒權兵馬帥府事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五

於是金順城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困既久完顏承輝以抹然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蔡
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
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尤魯調運糧糶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駉衆
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虜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潛歸
自是中都接絕內外不迫承輝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輝怒即起還策然兵柄既屬盡忠
承輝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
輝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剛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
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輝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輝於五
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寫一字投筆曰遽爾終誤得非神
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即曰仰藥死矣家人匆匆逐庭中是日暮凡在中
都妃嬪閭盡出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嬪登諸如信之盡忠乃與愛妾
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回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
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覓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
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嬪借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輝遺表至汴贈尚書省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為

張溥曰蒙古之興兆奇寡熒光明炤腹一乳三字傳至熬羅字極烈立號自王鐵木直繼起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遂建九旆稱可汗彼固道生之子竟開元氏朔漠造家併部十世事豈偶然然金源不競紹宣無能卽史所載紇石烈胡沙虎之弒立朮虎高琪之擅殺抹然盡忠之背叛兵敗不誅大逆曲赦選汗亡燕莫非自擢也金章宗朝鐵木直入貢衛王允濟奇其狀貌請以事除之若有先識及卽帝位橫受唾罵一矢莫發齊莊公著譽於叩馬而隕體於登臺爲君蓋其難哉胡沙虎貪殘跋扈屢形彈奏衛王不加寬宥反任以兵城棗州陷旋罷旋用生其邪心城北亂作身遭廢竊昔章宗無子猜忌諸王利彼柔弱授以神器方襲尊位卽殺李妃懦而不仁其何能國此徒單益所以不爲之死而勸立昇王也宣宗旣立胡沙虎益驕近侍慶山奴等請爲早圖高琪頗知其謀喪師被詰遣兵向窮晉陽衷甲反論功封夫西京之棄胡沙虎罪當死而發憤於其主懷來之敗高琪罪當死而發憤於大臣途窮倒行走險一輒甚至弒君而蒙定策之賞專殺而受討賊之功上恬下熒直以國戲矣中都圍急承暉仰藥大義誠烈然盡忠無良兵柄旁落燕京坐覆責在平章彼卽期死社稷脫郎夫人尙有愧焉鐵木直縱師燕北分兵三道州郡盡下中都孤立責金瑋師和成徐還旣知徙汴卽襲虛破燕凡此皆金愚宋之術而金復自愚乞和遷都召還太子秦笑六國竟以身蹈無汴則宋弱無燕則金危書曰與亂同道此之謂也

金好之絕

寶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麟賀金主生辰時金有寧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既德秀請
旋金麟幣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五月金主珣遷都于汴遣使來告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直以韃靼侵陵從集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躡揚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披隙而取之无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納餉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直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不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一

德秀請
政宣十夫
并願五不
可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日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瀟關深入許鄭攻圍郡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逃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木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羣民自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導享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盡上心奢靡盡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散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洵洵欲動赤氛犯斗水旱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欽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昌言官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進

折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雖壬人，盡夷率服。政宣之世，京
黼黻尸宰柄，下攸濫亂。樞庭其翮翔，臺者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管樂子弟，非敘事關尹，即戮附權臣。
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
人，顯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
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
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宋剛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
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故爲盜賊。雖微夷狄，亦
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敵敵，諺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
國，而童貫實行，遂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旣與，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
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使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術怯又益甚焉。
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葢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
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
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
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澹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隣，當有以服其心，而
不當徇其欲。女真絕遠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晉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六

他志。不幸奸臣庸夫，苟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滋吾戕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滋吾燕地
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案牘師，則許以稿師，欲資糧，則許以管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
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兩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天家豺狼，本無髮足，徒知徇
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設，結余親爲造毀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
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
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剝弊，嘗有不飽之嘆。災異頻仍，修省之實
未視。言路壅塞，謏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諂諂猾或得志。蒙蔽
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
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親體觀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日與吾爲鄰，亦以
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潛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
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迨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
吾之所處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聲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
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
滅慕容，旋啓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鳴張，盡有河朔。揚聲羣盜，人皆服從。臣恐
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

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應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黠靼及山東之盜，皆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母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寤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方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蓋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腐，不可以爲人，公論滯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則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堦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六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德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爲用兵之端也。夏四月，金八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虬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壽寧，頗其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鉞執權塲官盛，允升殺之。虜盡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隣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難阻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五月，金人犯襄陽，襄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君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請主戰，因親往襄陽，檄扈再興、陳祥、鈺、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伴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右左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晝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六月，趙方請以茂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朕屬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鱗趾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

趙方抗疏
主從未以
高琪心忌
所報宋
宗政等
劫金人

遷再興等
三遣代金

列土城頓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假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擁強兵，執厚鐵籠彩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刺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燉，熔金人連不得志，會夏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鄆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瀟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哺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賞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廠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漢，漢襄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慶贖之給田廩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鄆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亟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夏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膏糧而已。

宗政復敗
金人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夏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政復敗金人于瀟陽，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鳳翔，委于煥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

夏再興
好

雷子雷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官，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賈俊李實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六

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胃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賈俊等克來遠，鎭敗金人於定遠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鎭乙巳會夏人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營退師，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號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

夏人乞會
師代金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周再興引兵攻唐州，金人圍黃州急，詔馮麟振，駱黃，柳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纒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沈於江而死，金人復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癸丑金兵退，夏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北去，季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夏再興
重全兵敗
重全死之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金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顯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旣而獲生日，言時全之侄青受朱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樞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怒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未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護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邁商費令史李唐英臣涪州迎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張漣曰開禧用兵金人罪狀韓侂胄嘉定元年南首畀之和議始成是年金主璟卒南王允濟立亡何蒙古侵金擄兵五載永濟被絀立畀王瑄徙都汴城中都遂亡後當絕好終憲宗之世與金戰政未有已也侂胄恢復之議雖發於蘇師旦厲仲方辛棄疾實與聞之仲方之言曰招納流民棄疾之言曰筋兵待變不數年金果難作其言驗矣使侂胄當日志存復讐外寇敵讐稍連歲月至嘉定三年而後發天下必不以為非金人亦莫能加也寡謀輕動授兵僉王行人致辭身首分裂乃知開禧之役天惡侂胄手誅之此固權臣惡熟之秋非大宋忘讐之日也晉懿秀慷慨萬言請罷歲幣又陳政宣十失務早鑿戒絕和修戰君子同心所痛嫉者宰相無人侂胄以後又繼一史彌遠耳金主見逼蒙古惑於高琪及圖南侵宰臣皆言不可金主弗聽自嘉定十年入寇訖十六年而主卒明年甯宗亦崩累歲連兵夷夏交困顧問其時當國者誰彌遠也開禧之議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孫成復襄信宋常小勝而後乃大敗嘉定之戰孟宗政捷棗陽王逸捷散關吳政捷黃牛堡宋固屢勝而中亦間敗但開禧伐金宋為兵首議出侂胄其敗也侂胄坐之嘉定伐金金為兵首議出中朝其敗也彌遠不得而坐也侂胄為國驕子忽以用兵而死彌遠為國老奸并用兵之名而避之天子又與誰其治亂哉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六

六

李全之亂

甯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鐵木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官兵薄中都，金人招鐵穴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成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輯聚黨攻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七年十二月，金離州李全兵起，金離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諱曰權，諱善下，人弓馬矯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洪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岩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衫，以相識，時目為紅衫賊。全與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圖安用鄭衍德田四子洋于溆等皆附之。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刺史耿裕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者完顏龜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討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走峒崑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姣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一祖斬之餘黨，推霍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沈鍾說應
純之誘致
北人李先
孫孫置忠
義舉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餉。餉為名，馳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廷遣民季先者，大俠劉伯家，斷養也，常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慮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蜜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蒙從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議奏，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俊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俊，忠俊與合兵攻海州，糧接不繼，遂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

原可復，時頗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勸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餉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眾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王安用

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督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眾，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

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瞻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

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

李全率眾
水歸
國安用來
勝

石珪殺沈
鐸
漣水大
掠

會買接節
制忠義人
兵

金張林汪
田孫以山
東諸郡附
李全來歸

全襲泗州
不克

涉信李全

陰節教李
先其部曲
寇澤等迎
石珪拒命

金嚴實等
劉博等郡
來歸

空襲東平
大敗而還

時青自金
來附

州南渡門焚燬幾盡，囚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噉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廷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志亂，因濬澤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陳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曾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孫在山東，徵求過當，失眾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遣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高密登萊濰淄濱棧曹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十一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滑向泗之東城，將踏冰，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获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欲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李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波之捷，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有輕諸將心，以李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吳觀，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運總先衆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於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遣涉址之，謀分珪軍為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鈐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其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鈐轄。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聖家鑒於清崖，咽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詔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憲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磨，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將幹不答，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圍，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遁滄州，假鹽利慰贖之，尋還楚州。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南聚數萬，至是，金帥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郅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詔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

石璋降宋
古者全遣
併國水之
宋

張林相
補登討賊
古

張林李全
入蜀道加
史補道加
全前銀涉
可 嘆其顯不

賈涉遣軍
邱壽逃漢
前事李全
併統其軍

許四代涉
為淮東劉
置使

珪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季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宋末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季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却，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季全還自山東，賜錢六萬，時書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十一月，京鄒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季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疏。知鎮江府雷行簡方舟逆，全大合衆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艦艘，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寶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五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遂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場特富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悞恩耶？待與都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狼、狼、走、遷、楚、州、林、猶、貽、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十五年二月，季全復泗州。夏四月，知濟南府、補登討張林，林敗走。季全入青州，據之。十二月，以季全為保軍節度使，東京路撫鎮副使，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制，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肯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勒耶。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季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舊朝宗統鎮

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而忠義萬人，命趙邦水、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季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擢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頗獄，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逃歸，前事全請曰：忠義良人，尺籍國秦，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

而併統其軍，壽過不悟。八月，季全攻邳州，不克，復還青州。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季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弊也。遂與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闊，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鎮，季全妻楊氏，恐逐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諷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遂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觀者曰：制置無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

謁，資發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參，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不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制置，制置亦免汝拜，汝有何動業。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夢先令歸幕

卷八十七

三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夢先令歸幕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夢先令歸幕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夢先令歸幕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夢先令歸幕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夢先令歸幕

字全氏
德因德
僕因德
漢教之

彭義斌討
全全求徐
願獲曹與

連和

趙范上書
願獲曹與
全全求徐

義斌願合
平賊實合
字里海東
天機攻之
被擒不屈

貌暗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為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剽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過湖州潘王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將為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荀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便反反即殺我我豈天端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求救往盱眙後告慶福曰御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罵慶福曰不得無禮矢已及穎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紳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管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為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伴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團斬數人上奏待罪朝廷不問知楊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五月李全陳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御使我必報此仇乃斬寶鼎人南向告天眾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抽山楊忠義以北楊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氏及劉全者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海推滬海以壁之斷其前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義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毋出位專兵各享安堵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莫不知李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眾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無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晞稷者困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哉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朱吳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誑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間慢差遣猶遠不聽六月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字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眾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寄崖之家屬不遣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字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張下兵賜助而陰伺之

蒙古圍李

全令福先

選趙

隔樓樓以

劉玘代

彭氏微置
全入楚城
楊氏行成
全反與李
福合逐取

夏全爲楊
氏所拒狼
狙降金

姚祥代率
屬體機氏

趙范上書
劉遠隨元
揚州

實知勢迫即赴亭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
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屈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北剿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
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營全援糧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
當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
福還楚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玘爲淮東制置使朝廷聞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
帥劉玘雅意建聞使鎮江副都統彭托延魯托亦垂涎代璋從吳元力故以璋代晞稷托代璋知盱眙

十一月劉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璋素畏其狡不許彭
托自以資望視璋更淺曰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璋猶懼夏全我何能力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
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
淮陰入屯城內璋駭懼勢不容已復就二人謀爲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盛陳兵
楚城李全之驚震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甯獨
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夏按行營壘曰外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
子女玉帛干戈倉庫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反

與福謀逐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人資東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五

半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
全既逐璋喜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趙盱眙欲爲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
全不得入狼狙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璋自劾未幾死

三年春正月以姚祥爲淮東制置使朝廷以卿嘗與李全交敵故命之祥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
分彼此卿其爲朕無定之祥至楚城東饋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
氏許狎入城卿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

有江失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
可以賂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
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

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
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長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
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敵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
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虜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士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

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
念慮必入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

李全降宋

劉慶福欲
圖李福反

李福福氏

李福福氏
孫卿走死
揚州不復
建國

廖彬性等
戮全降黨
任不敢決
張惠等縛
之降金

李全自縊
古還南

李全誘殺
韓壽

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志，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一屯以扼其衝，復重三三師圍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粟議，復令池州。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己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匿，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

一日，李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獅大喜，募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積榷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禍所致，畏長眾口，數見獅促之，獅謝以朝廷援降未下。六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獅飲，獅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資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獅，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射之，福兵欲害獅，獅得救，得免。去鬻，緇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姑欲輕准而重江，楚州不復建國，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贖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圍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養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賣師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其殺我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送帥，眾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妻劉氏，妄稱楊氏，囚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頓首皆喜。」八月，檄知盱眙軍彭托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托輕便，不為惠等所服，得傲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書而不及己，乃歸盱眙，設宴邀托，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青勸，勒哭，乃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執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河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李全誘殺時青併其眾，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節制鎮江滁州軍馬。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初全自還楚，即廣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屠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汝礪王十五長之，亦繕結水寨，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設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楫，留其壯工，以一致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發募南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李全據
城不受朝
臣所樂

度臣賊
李之權

惡清之
帝時全

李全不
受朝臣

范奕
全兵

匠大治艍艍船自港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
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規譏旬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
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閩山陽又
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春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
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
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難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朱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
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賊
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戍將陳益糧糧知縣陳邁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
遣幹官王節懇全退朝全不許留節詳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
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
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會通判趙敏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
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辭艷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
范穎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
急至發塚取板棹煉鐵錢為釘熬因脂搗油灰列炬懸罽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敏夫以蒙古為辭
激增五千人錢糧求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贖其眾他軍士見者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卷八十七

曰朝廷惟恐賊不餉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
牌誘脅周安民等遣浮橋于輸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
之方密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計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
弟力請進兵討之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敏夫得
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
非相給耶檣書不受敵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當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
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
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全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全惟有徑搗揚州
耳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翼將先鋒至平山堂以俟三城機便全攻
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
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
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平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
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離武獻策曰城中素無
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
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

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禦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千艘亦力戰敗之

范葵大敗
李全走
死難婦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園城壁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蹙之蹂躪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不出不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渡浮橋弔橋重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壽湖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知出堡寨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誠全槍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圍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進趙葵親執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鑿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甯淮二軍壁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潭深數尺會久晴浮城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八

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戰馬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遣淮安李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壽湖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湖李季汝棣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湖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艱殷勸敵能成功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圍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燬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棚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文超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制置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枯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擇柱不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則遣馮瑀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

范葵大敗
破城焚衝
兵絕淮而

張溥曰李全之亂皆史彌遠爲之也全起北海農家私通楊安兒妹賊徒漸繁寢食衰微來歸中國賈涉謀之忠義收爲我用得地歸虜豈盡無功但彼劇盜性同犬羊恩威節制使奉奔走紅襖諸賊皆吾左右手也靡以上將生其驕心官爵有限血氣無窮乃長矣涉初任季先招來全等分屯寨渾軍手願懷遠慮無如史彌遠鑑禍開禧志存姑息涉亦號令漸疏羣下交播季先死而石珪橫石珪叛而李全大甚以金牌小捷涉授節鉞骨離勸也賈涉罷任許國代之同爲武夫而一切屬全勢必生變國死于賊朝廷不問而遣徐師稷師稷無能詔事羣盜而遣劉錡錡逐于夏全則遣姚紳紳逐于李福則楚州蕩然不復建國二三年間大帥數易揭竿廣告廟堂充耳寂若不聞淮東重鎮輕

等願服。孰非彌遠失策哉。彭義斌憤全魏國。晉衆與討。迫于寡助。竟死內黃。趙善湘度正。趙范趙葵。屢請討賊。却而不納。及全自蒙古還南。叛形顯著。猶事含忍。鄧清之決計興師。范葵一鼓殲滅。淮安始平。谷懷向來養癰。彌遠之罪。浮于韓侂胄也。侂胄北伐。傅伯成邱岳皆非之。銳意自用。卒爲國辱。而其名猶託于復讎。李全小盜殺主帥。降蒙古。罪在不赦。彌遠縱之跳梁南北。而其謀僅主于自保。託於復讎者。二。聖中原其恥。尙在。且身蒙顯戮。國無憾焉。主于自保者。一身以外。非彼計也。無事而馴至有事。小事而馴至大亂。害成禍結。尙曰。我無與焉。龍榮一生。而刑罰不及。其意惡其罪深。此誅彌遠者。所以加侂胄一等也。國家變故。好臣當之爲彌遠者多。爲侂胄者少。侂胄之開邊。欲師王安石。彌遠之養亂。直法秦檜而已矣。

史彌遠廢立

高宗等請
立宗室于
于宮中
帝宗慶元四年八月京觀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
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暉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暉為皇子進封榮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柎嗣賜名貴和柎宗孫魏惠獻王楷之子均之父曰希聖太祖
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暉為皇太子更名儲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癸亥皇太子詢卒諡曰景獻

太子詢卒
立沂王嗣
子貴和為
皇子

史彌遠從
全天陰使
釋帝歸還
釋帝歸還
釋帝歸還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為兼義郎貴誠初名與吾燕懿王德昭
之後希聖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願彌遠器重之彌
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常為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
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八

長曰此吾外甥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吾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
告之彌遠命召子來保長大喜歸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說其過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
便速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
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
萬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皇子竑不
悅嗣后秀
遠真德秀
兼職不聽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貴美人善鼓琴者納
諸竑而厚擢其家使嗣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落
闕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熾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
嘗指宮壁與地圖瓊瑋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
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直德秀時秉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
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造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慈日閣屏人語曰皇
子不堪負荷聞後沂近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
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
為文又購高宗御書傳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誦文翰墨譽之不吝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
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

彌遠使卿
清之教貴
誠陰定策
立

劉道國原
效曹宗不
信

帝不豫
遠欲廢
立楊后不
可使楊谷
等泣強宗
遂立理宗
夏廢梓政
下拜

潘王等舉
義約李全
兵不至而
死

張選使天
錫攝殺賊
饒了賊洪
容張真德
秀松妓寬

之意益堅乃日媿雙竄之失言于帝謂帝廢竄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
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吝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
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王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
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
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陶令之曰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卷皇子苟誤則
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宮召久而不至乃屬日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
擁一人徑過天阍不知為誰甚惑之詢入宮見后后附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極而舉哀畢
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極而舉哀畢引出帷殿殿夏震守
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見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
在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見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先贊呼百
官拜賀竑不肯拜贊按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當國府尊楊皇后曰
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八 史臣曰帝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擬俾貴善養羣好

指正為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老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
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璫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丙嗣之

理宗實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王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
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和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王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
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
竄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王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
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
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十萬水陸並行入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
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
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王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
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
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
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
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書川

原水水
國運

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問捕討之說，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諒有司，討論雍熙追討秦邸舍罪，孤狐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甚善。臣未敢以為然。視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一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五月朔，郭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肅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悻悻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科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臨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下何忍以青白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蓋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于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秦伯之至德，酌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感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暗默以聽其所為，日昃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稱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一

也。馮檣其牙爪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芻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兇，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必可以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懼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昆耳，富食子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者，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個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眾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清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有餘罪，不可復信，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眾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全部員外郎洪吉夔，以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故也。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竄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聞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天師，紹興府月給衣資僧錢。張漚曰：史彌遠謀誅韓侂胄，相甫宗十有七年，專擅日久，世莫敢議。及濟王廢殺，始眾訟寃，闕然攻

李知孝劾
實跡卷五

羅陳德剛
洪吉夔

之大勢已成。嗟呼晚矣。甯宗失竊。王擇宗至。而立蔡王。詢訥。又立濟王。竑。儲極早。定慈孝。無非彌遠。先懷邪心。屬其私人。陰選善子。復選秦美人。蔡晉何際。李園獻妹。曹后奪宗。兩衛兼之。先帝薨。疽新。君南。面。不。出。之。萬。歲。卷。而。出。之。沂。王。府。不。可。謂。非。筮。也。春秋十二公。繼正書。即位。繼弒君。則不書。即位。所謂繼正者。受之先君也。理宗之立。受自何人。蓋彌遠也。楊后曰。太子竑。先帝所立。其誰敢廢。彌遠不聽。而要其子。弟劫之。后始許焉。而竑乃廢。既廢。而又脅以死。非特篡也。直弒而已矣。趙肩亡。不越境。鄭歸生。懼勞。懼譏。楚公子比。不能效死。陳乞。廢長立幼。春秋皆書曰。弒。况彌遠之積謀。身行也。潘王。憤。適。不。平。圖。立。濟。王。李。全。背。約。倉。皇。走。死。太湖。漁人。巡。尉。兵。卒。烏。能。成。事。顧。其。募。義。赴。蹈。亦。漢。司。空。周。章。類。也。東。漢。和。帝。崩。鄧。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立。殤。帝。殤。帝。崩。羣。臣。歸。勝。太。后。恐。其。怨。已。復。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討。事。覺。自。殺。王。朗。非。國。大。臣。而。匹。夫。能。勉。義。等。三。公。寶。慶。朝。臣。見。當。愧。死。矣。竑。性。惡。彌。遠。碎。奇。玩。呼。新。恩。疑。爲。不。密。追。雪。川。之。變。黃。袍。覆。體。號。泣。堅。約。存。心。克。讓。幾。類。申。生。奈。何。賊。臣。必。欲。殺。之。其。黨。又。繼。而。請。貶。也。眞。德。秀。魏。了。翁。諸。賢。抗。辭。疾。呼。少。仲。大。義。連。袂。鼠。逐。退。有。餘。榮。然。德。秀。爲。宮。教。時。既。知。濟。王。輕。服。權。臣。睥。睨。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斂。身。保。傳。貽。患。後。日。方。謂。魏。徵。李。泌。不。無。斯。德。云。

金河北山東之沒

宣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渾遣三哥拔都則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過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泗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全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留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容忽魯散里必南征懷慶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蒲阿先監其軍至平州解解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解弟致憤其兒被毒乃秘長史密揭錦州自解源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信等州下之木華黎率先鋒蒙古不花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是年蒙古以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一

金帝德遠將拒蒙古

金御史監臨戰守之

漢為元虎高梁所阻

木華黎渡灤梁攻

晉帝敗蒙

金苗涓涓

擄足五十

碎城

金石海板

成仙討蒙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因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帶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尙書省平章尤虎高梁曰寡言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鯨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水滸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而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金晉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解縣王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河新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金以晉道潤為中都經略使道潤有勇累敗賊關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晉道潤其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十二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賚券金印分大古刺等十

蒙古主以
大行之術
委木華黎

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宮於燕臺，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營，太行之南，卿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蘇州，皆下之。初，蘇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瑛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兒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金聖傑降
於蒙古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瑞所殺。張柔檄苗道潤、邵曲共討瑞，會蒙古兵出白紫荊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蹶，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用。」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力斤拒之，城西北隅環，德升驛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陣者不能立。城破，德升上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有妾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請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汾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蒙古陷大
原平陽汾
州鄆州金
烏古論德
升等死之
高琪請修
南京裏城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因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於民，募人能致錢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剛刺左盾議察崔定和發蔡京故居得錢二百萬，有奇，準格遷資政，金主怒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水臣等貪得効力。」金主曰：「與其隴城易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一

金程允彪
高琪

受金鼎之寶，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蒙古使張柔率兵圍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瑞，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英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遁出，帳下纒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白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杖大呼入圍，仙兵皆被靡，柔絳山多張旛旗，聲言數至，搜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定州，復敗仙葛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留言諸縣，由是深英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柔成名震於河朔。十二月，金殺右丞相完顏承久，高琪自執政，專固權，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權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權舉利權，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諠預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無繼密元帥以撥兵，納乃與汝權力勸金主南徙，置河北於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於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於獄，殺之。初，金主將趨汴，欲置亂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多厚撫亂軍，而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斫者之難，而中都亡，金主嘗嘆曰：「天下者，高琪家多二人也。」

金主高
琪家多書
天下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徒置鑄等言制兵有三曰：曰曰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擊守之，宜取輿輓就逃徙者，屯於河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咸室服業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不

殺之案，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禮之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金侯小叔
發蒙古石
天德

金阿魯帶
獨河中

木華黎本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於潯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家，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責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修不能成，故隨守隨陷。三月，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是年金主珣疽，太子守緒立。

張薄曰：金自宋寧宗嘉定八年亡燕，九年蒙古克潼關，十一年取河東州郡，十二年下河北郡縣，十三年入濟南，陷東平，十五年取河中同州，十六年主珣卒，固無歲不被兵也。雖其間晉鼎之拒戰，苗道潤之撫定，王庭玉之殺石珪，侯小叔之殺石天應，金或爾勝而敗降，歸繼汴京孤危，築襄城，建公府，未有濟也。爲金策者，高汝急，則議戰，太原失，則議守，時稱老謀，並棄不用，國其殆哉。顧連歲侵來，則又何也。尤虎高琪曰：宋仇也，兵弱於蒙古，擊之易耳。然襄陽之圍，孟宗政敗之，阜郊之師，吳玠敗之，淮西之寇，賈涉敗之，天長之戰，扈再興敗之，李全張林叛服無恒，嚴實六哥，晉亂數告，金不能有加於宋也。肩與金薄，珣謀伐之，晉鼎諫止，未幾，夏請會兵，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夏復附於蒙古，取蔚州，緩德，夏國弱小，邊項奔播，高能困金，何況大宋，珣但惑奸臣之言，謂取彼可以益此，而不知兵凶戰危，故左晉右其，其狼狽也。史臣責晉宗云：釋襄中，都隴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當勾踐滅吳之日，與苻堅伐晉之師，易曰：見輿曳，其牛羸，其人天且劓，其金之與定，元光乎。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四

蒙古遣

舊地塞百

四十

蒙古圍金

河中華火

龍可死之

金主殺

子說可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從

固與元軍民敢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四軍由別路入河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鱗山撤屋爲筏

渡嘉陵江入關塞重江趨茂勇略地至西水橋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

關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寨京兆東邊倉糧草火詭可元帥板子詭可懼軍力不

足欲攻城之年以守蒙古築樞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墩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機俱盡白戰又

半月方端城陷草火詭可猶親揮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詭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圍鄉初板子詭

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敗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謫詭可奉旨防秋畏怯遂謫金主

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詭可皆內族一得賊奸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

故時人因以別之十一月蒙古地雷攻德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隍險阻以避

之金主召宰執親誦入詭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

淮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天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

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聚

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孰或存亡有天

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率諸軍入鄂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

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山光化截江與戰及敗之渡而後戰就是張惠按

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彼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

古兵軍渡合達蒲阿始進至萬山分據地勢列步卒於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敢如

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二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

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滿察阿住方賊始退合達曰

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

已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遍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葭林中營作

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鄂州就糧辰日聞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合達蒲阿

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營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連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鄂州城體軍

士迷降鳴鐘召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褒獎諸相置酒省中左承季躡且喜且泣曰非今日

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

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曰撤不從而遣麻

斤出等部民了壯萬人開短埭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屯軍家屬

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植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

撒合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夾谷

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兀虎高琪所築襄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橰器具

死

斤出等皆

諸擊之白

許機居仁

蒙古兵趨

金主決計

守外城

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保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

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

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敕文，改元

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寧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

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

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無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

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

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而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銜路而前，金軍遂進

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因憊，乃開

鈞州路縱之，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千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焚澤張

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

入鈞州，蒙古主在鄧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馬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

壘其城，合達窟匿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

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來之，詣

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 三

陳和尚著
回死漢

蒙古兵攻
取金軍武
仙敗走張
沃衍擊賊
死

蒙古兵攻
均州發完
顯合達

金李平以
遙開降於
蒙古

蒙古兵道
殺從順合
典納合合
四

蒙古兵力
守歸德力
金自掘起
復之戰賊
不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斬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咬血而呼，至死不

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灌醉而祝曰：好男子也。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逼擒之，械至官

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闕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

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輻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陝避兵，會阿里合傳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

潼關總帥納合，合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陝入虢，同華關

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

民，運靈寶峽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入陝。

兀典發闕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水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虜氏以數百騎追

及之，山路積雪，雪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壘，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

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問從數十騎走山谷，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圍

歸德府。金行省石謨女魯歡命經歷龔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爲左丞

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

相當任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師。三月，蒙古主破攻洛陽，洛陽城

中，惟三峰遺卒三千人，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疊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

儒術家守
洛陽遺道
古

和議成議
不意攻城
益爲受賜
乃退

蒙古兵固
長爲天雷
飛火

許盡合察
欲賀守城
功內族思
列題東史
上之

任守員復立府事及守員接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備三百蒙古軍圍其三面仲拊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怒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鐵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箭彈發之又創渴敵敵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輒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緇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尙書左丞李蹕送之蒙古爲質以諒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濬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自撤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聞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丹橋時新雨淅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鐵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累恩待曹王出雖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礮石取長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籠之狀蒙古兵用礮則不燃發大礮或礮礮爲二三器用之擲竹礮有至三十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襄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放當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積布其上網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索解碍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塲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孔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陘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濠濼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書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書紙燈爲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鑊盛藥以火點之礮響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藥固牢敵以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竄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破逆無迹又有飛火鎗塗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蓋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列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况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圍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歡敗元天典語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

金汴京大

渡復征圍

戶等

金中興等

激慶等

和隆等

內族合周
等括汴京
粟等類久
住尤醜

白華請赴
汝州執職
金主不從

金主親汴
京既往

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極

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圍戶僧道醫師輟棺者厚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平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千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金恒山武仙等會

兵救汴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鄆州行省完顏思烈率

昌總帥完顏忽剌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

思烈欲歛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誥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占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

散走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

命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額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額諷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

如一旦糧盡合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

大夫內族合周復調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尙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蹀復括

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

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醜累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

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始老不能爲養故難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

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洞中或白于李蹀蹀擊壁曰白之參政及白合周合

周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

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

嘆曰與其食之甯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遂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金汴京糧

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鄆或言欲入鄆蒙古

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鄆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

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鄆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

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

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壯三軍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願戀家

業未必毅然從行詳請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

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

族訛出口汝輩把斃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

遂以右丞相賽不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蹀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

申樞副兼知開封府摺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額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

面李木魯買奴等留汴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輿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

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囊不言言曰前日巡狩

之議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勳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之議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勳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之議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勳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之議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勳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之議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勳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之議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勳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之議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勳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歟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土下聞者皆流泣是日晡昌元

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二百里之圍無非虛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
圃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率臣固請以河朔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
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望主孤身欲何所為不
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回河朔蒙古速不

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蒙古渡河
東通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石謐女爲歡送糧于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一
百張布爲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
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溫縣聞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
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遣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帥收績白撒棄軍

金主入歸
德殺白撒
滿察官奴
軍帥令明
廟

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所殺金主遣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主倉皇
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境外遂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台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
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兀申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
祭白撒罪殺之初潁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見滿察官奴一軍號令明勝所過無絲毫
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六

崔立作亂
子許殺君
復何不尋
送送道不

始思叛故衛州留守而蒙古之道無來援者以至于敗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
大懼時速不嘉攻城日急內外不連米升至銀二兩死相室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
諸皮器物皆充元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饜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
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智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
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智捏阿不曰吾二人惟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
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耶智捏阿不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
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智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
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摩其鬣先殺智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
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
以太后詔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尙書令鄭王弟尙爲平章政事俱爲殿前都點
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
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案隨駕官東家

立繼淫亂

屬軍民子女聚之宮中親閱之口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
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

王若虛讀
作立功過
礙文

立臨孫金
親

續不著

二王及宗

屬后妃

等子相林

道不棄入

汴京取立

家妻妾寶

邪律轉
歸汴人

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簡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歟，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靈灑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罪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兀朮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徙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千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燾及三教醫流工匠，緇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子相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徵歛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

七

避兵在汴者，尙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張洎曰：金宣宗珣之棄燕，哀宗守緒之棄汴，一君皆善亡者也，蒙古攻金，尤度高琪戰敗，珣以故主永濟之女歸之，然後罷兵，乘講和而修兵食，固守，京師其謀間焉，忽謀徙汴，太子居守，後復召還，中

都遂喪，前車之覆，守緒知之矣，正大年間，金兵數屯三峰之敗，健銳俱盡，質子請和，蒙古退軍，救危扶傷，莫若自保，乃外則殺人，納牧師，以開敵費，內則斃官，屠民，粟以盡國福，久而計拙，則曰汴不可守，吾其行矣，芻思王者無家，京師其家，昔者都燕，無故棄之，已墮厥家矣，僅有一汴，又棄而奔將安歸乎，獻帝今日幸北埭，明日幸宏農，則漢危，昭宗今日幸石門，明日幸華州，則唐危，古來人主未有棄京師，而不速亡者也，珣初謀遷都，徒單益曰：變輿一動，北路不守，珣不從，而蒙古圍燕，霸

州師潰，完顏承暉自殺，河北山東繼燕淪沒，悔無及也，珣死之日，以守緒託資明鄭夫人，夫人知龐貴妃陰移，給輪別室，太子位定，將望其鳴劍洛陽，迅掃國耻，而體肥才弱，忍於捐汴，父作子述，隕覆同途，即彼詔令悲哀，君臣灑泣，亦謂憂城空築，外城難守，完顏陳和尙死，而國無戰士，內族合周用，而民無餘財，倉皇改圖，無辭出走，孰知歸鄰，鄰雖強，不于京，京師國都，無主，賊臣即起，而寇竊也，崔立據叛，速不臺進師，其取汴也，直闕亡爾，是故珣之棄燕，哀宗王之東遷也，守緒之棄汴，紀侯之大去也，東遷猶有周大去，則無紀國，不可遷，遷不可再，信哉。

會蒙古兵滅金

蒙古鐵騎
攻金朝
從之獨
范不詳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議攻金。史高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高之報使許之高，乃遣鄒仲之往報。」蒙古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蒲察官
用等大肆
刑罰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蓋女魯歡懼不能給，於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陝省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于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木歸德小校，一旦援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己，因謀圖用時。蒙古武木憐圖、亳州，且遣兵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際以聞，金主深愛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為亂，命宰執置酒相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毛花營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寶被甲持刀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斲所握劍於地，謂寶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左右止，有此人，且留待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臣，李際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蒲察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夏四月，金唐鄧行省

孟奕斬金
武天錢武
仙敗走移
刺殺等皆

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理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登山縣令李英及中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理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史高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備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高之從之。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武木憐言，欲劫金主以降，武木憐信之，遣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

金主宴官
奴陳所嘗
大敗蒙古
武木憐

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和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鎗器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武木憐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鎗突入蒙古軍中，武木憐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遣宣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金蒲察官奴既敗，武木憐勢益暴橫，居金主於照舊營，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懼益憂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因侍局令宋

孫仲推拒
擊者力盡
殺以不顧
而死

金主和紫
州

完顏劄剌
茂欲率金
主奔秦鞏
為近侍所
囚

金烏古述
既被賊所
囚

珪奉御女奚烈空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計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勤幸之以救飢者會蔡
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鑄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
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巨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諷金
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於照壁堂門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
亦拔劍斬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
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先是金主以強仲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
樞恩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仲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
而蒙古自汴驅恩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恩烈降恩烈命左右射之間岸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
帥烏陵客胡十代行省事仲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仲陳于水北蒙古
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仲躍馬射之騎奔還陣率步卒數百鞭撻仲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仲即
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逐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仲
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強多以輕騎攜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騰揚都尉獻西門以
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仲切
項南面遂殺之金主守緒留元帥玉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投書鞏為
糧足脛盡臘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身鎧金兔鴉帶以青黃旗導前黃鞏擁從者三百人馬五十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一

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滋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
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臺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蓋艾滿目
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
歔歔遂以完顏劄剌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鑄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
孛朮魯中婁室舍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
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睚眦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有
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山暇日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
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進馬選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
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誓忽斜虎總德
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答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密則驕驕則難制惟
陽之禍焉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而難不宜愛克厥賞必由中謂則臣任其責軍士
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烏古論鑄鑄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偷
食關供為言金主遂疏鑄鑄變質成疾多不視事秋七月五珠大敗金武帥于馬磴山武帥愛將劉彥
詣瑛降瑛問仙虛實彥言仙所據九岩其大岩石穴山以馬磴沙窩峭山三岩蔽其前三岩不破石穴未

孟英大敗
孫仙

破賊之役
廣州金烏
吉昌漢
附元

破賊之功
塔察兒攻
羅素州西

可圖也。若破離金碧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玃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岩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磔殺戮山積。遣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掠未幾。丁順復破默兒里。於是仙之九碧六日破其七。玃召龍曰。此若既破。板橋石穴必虛。汝能爲我招之乎。龍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玃料仙勢窮蹙。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玃進軍至小木河。饒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種不願北去。玃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暮。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理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策。騎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岩。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胡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理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機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塔察兒遣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魯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然兀與金醫樞密院李元魯中。妻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魯命夾谷久住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糴。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負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三

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鄆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倍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適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玃江淮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鄆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剌虎以國家恩澤。君臣正義。循撫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玃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玃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玃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索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玃屢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玃殊死戰。進逼漿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漿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漿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玃召麾下飲酒。再謂曰。漿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潭可立。遂鑿壑。潭果決入汝水。玃命質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王門。金人驅其老嫗。聚爲油號。人油噉。人不堪其楚。玃遣童子說止之。金總

帥字尤魯中裝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伏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敵具，魯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宇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濠濠深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攜三面精銳，日夕戰，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業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宮，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諶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也。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驛，鄆州叛將麻瑛，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瑛遂以州降蒙古。

瑞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吹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輒靴收鼓皆廢，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敵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衛放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祿賜，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襲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羅興及魯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不勝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這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捷有將略，萬一得免屠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外雲梯，各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葵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錫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陣已立，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公攻擊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洞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寶子，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字尤魯中婁宇，荅林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石烈栢壽，烏古論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率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宣謚曰：「哀宗。」婁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其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諉，低言緩語，以爲養和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將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剽

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飭掃祖宗諸陵。孟珙遣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文成隨州，王安國守襄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防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夏四月，詔

金主守緒
即位與承
麟

其等燒焚
州金主赴
火死半光
魯中婁宇
魯德之承
麟亦爲亂
兵所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判要以兵五十諭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借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玉璽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蛇事變匪測應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受俘之元祐獨不饒端門受降之累甯乎上雖領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瑄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心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忠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風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張溥曰說者論金亡之跡不殊汴宋蒙古攻金西京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即童貫之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侵金河北河東諸郡則金人之分道入寇也速不臺之圍汴京即鞏離不之圍京師也移剌蒲阿師戰敗而逃即姚平仲之護金營不克而遁也昔康王為質於金以書平金曹王為質於蒙古亦請平昔鞏離不引兵北去而敵今速不臺退師河洛而亦敵宰相以紙高紙燈遣敵即鄧京之六甲也申福殺蒙古行人即平州人之殺金使也宋話民田金亦括民粟宋郭藥師以城降金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金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徵宗奔亳州而鞏離不圍汴金主守緒奔河北而速不臺亦圍汴敗亡何相似也雖然宋之不能守汴也無幽薊為之蔽耳金源起自海裔萬眾橫行并吞契丹長驅入宋定鼎燕都中原陝右奄而有之夷狄強大莫有盛焉即使蒙古建浮白登營誓五京十九路形勝自在何至二都並棄父子逃虜也宋人棄汴猶有南可渡高宗固不甘屈與金相衷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繕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閩廣以自存尚不失一小朝廷金人棄汴則金地盡矣宋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使虜蹙南朝無人固矣顧政宣福盈禧康勢極汴京壓圍四面受敵必死守無取未敢信也金之官哀有中都而委之抹然盡忠有汴而委之崔立和議方成而六宮啓鑿賈子已行而國君出走戰守和皆不聞而惟圖一遷其無策也更其蓋宋人都汴而逆爭燕雲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弱金人既捐中都而復棄汴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強所謂死同而病殊也金之伐遼也始於宋政和之五年一戰而取黃龍府再戰而取東京州縣指鞭直下無復宋助蒙古鐵木真攻金至六盤山而死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必假道於宋乃可得志後果如其言而金亡顯王開國易嘗不審地勢乎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三京之復

師濟之方
圭煎趨
寒飲三
哀之

蕭行一疏
與師三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正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劉清之力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雷肯指所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關費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動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雷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用乃欲闢關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憊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善惡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追恤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遠驅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因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飢寒之氓嘗欲乘時而報怨秦隴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潭末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窺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所乘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窺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雷不動其好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曹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輜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師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勵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餉士有飢色今之漕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賦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方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躪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遠遠甯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甯無盜賊邀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取之愚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鐘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遠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

孫吳爲謀主韓彰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聖

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

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

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棘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晉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

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

窮不堪激而爲變幸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易執政不能從一詔知廬州全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

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

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勳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顔等數騎往既還伯淵

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

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顔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屋至內前號

于衆曰立殺害劫奪恣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

承天門袞袞軍民皆歡或剖其心獻之以三屍掛關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潁州以淮西

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意攻洛陽潼關何

待耶子才以糧糈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明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

宋史紀事本末

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

子啓行遣相州甯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

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葷和麴

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敢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紅衣黃滾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

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

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

李伯淵

李才兵

徐敏子張

徐敏子張

敏子等班

師莽子才

蒙古來資

卷九十一

仲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甯日矣

張漣曰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一失同讎然燕薊秦晉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瑭失之平營灤
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河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當國伐還白溝敗

絳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實無功事成背約彼前有辭蒙古攻金假道乞師馬楫之戰孟
瑛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必欲守空城坐而不取非人情也且遼爲宋敵金爲宋仇敵者可以
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一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
乘雖死不顧必欲鑿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爲臣子其離堪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
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大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
議攻金帝命使往報約功成已後歸河南境地孟瑛與江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卽痛哭與言完顏氏
滅土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以下歸宋盟無渝也蒙古必聽卽不然入汴之日李伯淵等既
誅崔立以降卽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可尋汴京洛陽廢廟是宅不敢守非有他志蒙古
之師其無出乎又不然彼兵直下我兵堅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闕持之數月或犬羊
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盡疆畿闕皆足相當奈何聞風卽逃不戰而潰也季全之叛害由養蠶
趙范趙葵再四請討鄭濟之力主其說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銳進不疑不知韃靼強大非全比也
守汴之計未定而入汴之師先發取枚目前雖得猶失關端分殘益其咎耳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
鄭令宋師不出蒙自大旣撓三京保無南牧乎殆未可與童貫北伐張瑄開覺同日而論也

